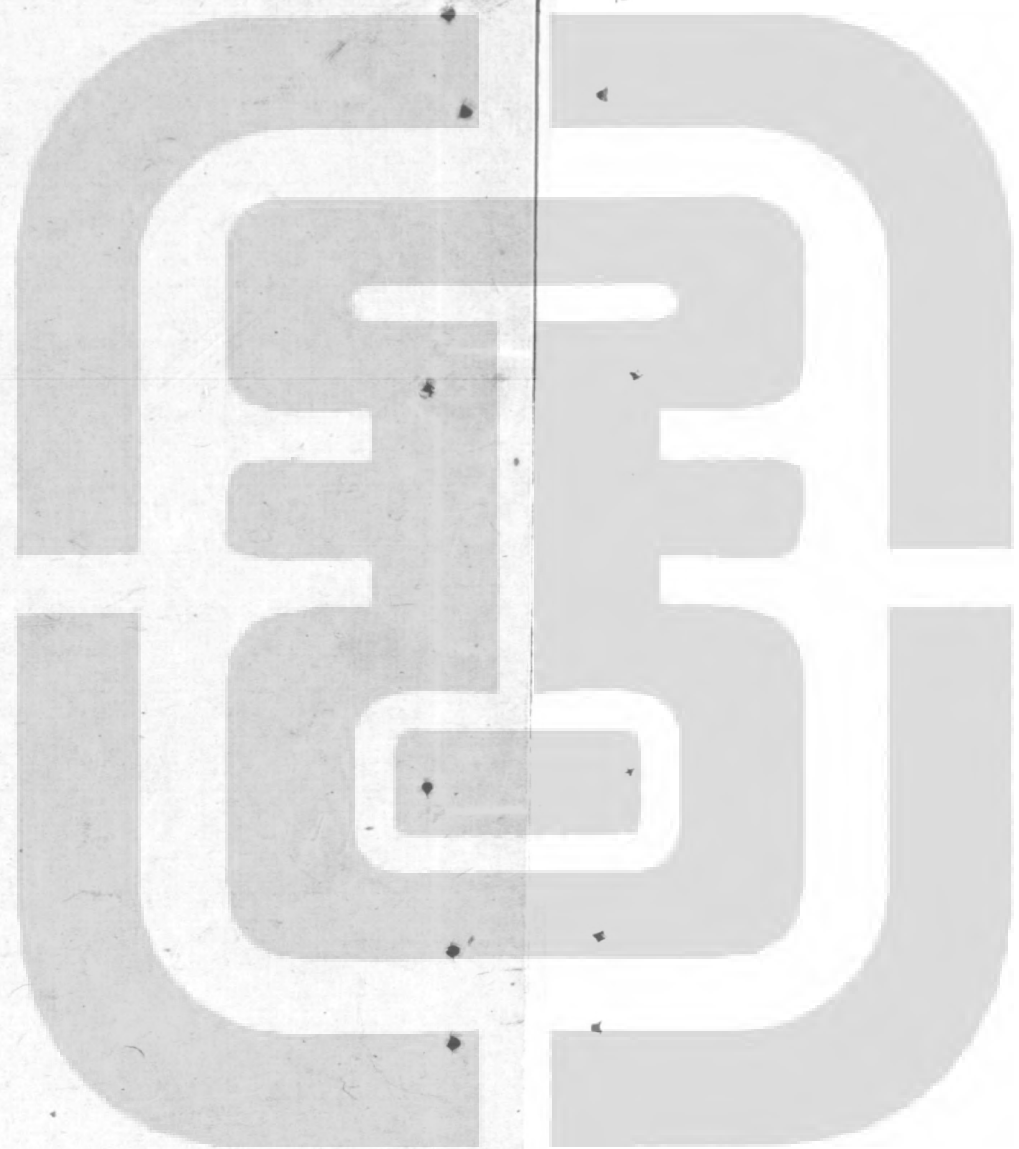


齋本夢溪筆談下



夢溪筆談卷第十三

權智

沈括存中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罾舊自井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縷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醜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

榦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瘡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鬪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

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

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夕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瑄噴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瑄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瑄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瑄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瑄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

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瑄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

指城門鷓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
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
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數爲訟者所欺乃
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
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慎不可欺欺則
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旣而
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
爾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
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者
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
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問

何者是獐何者爲鹿雫實未識良久對曰
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
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
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
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
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進
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
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偷曰若弓手
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
曾遇強寇鬪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
嚙其面其人愕然刃已堪肯後有一壯士

復與寇遇已先知巽水之
繞出口牙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
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
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
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
度如石大挽石入穴害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
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
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
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
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成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
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
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
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
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
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
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
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
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必有天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
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
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

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天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渚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沈舡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灤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狹鷄距五眼等泉爲之原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

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州涇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爲渚潦闊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爲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爲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亂鹹煮鹽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渚灤姦鹽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携寮客觀之隱指却

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
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
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
以隱所見正當設于內耳蓋指宣卒將爲
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
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
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
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
至克胡度河入延福縣自鐵茄驛夜入綏
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
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

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旣
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
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
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
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
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
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
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羅瓦城者是也熙
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
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
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

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芻藁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葦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竒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竒功時人有語云用得着敵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

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
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羣
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
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
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
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
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評之遂承爲盜
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

小說

熙寧中淮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
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
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

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
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
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
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
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
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
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
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
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
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
人王與之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

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為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為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車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夢溪筆談卷第十三

夢溪筆談卷第十四

藝文一

沈括存中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泝行郭索雲木叫鉤
輶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輶
鷓鴣聲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鉤輶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楊雄太
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
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
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

原題首目
無卷第

沈括

存中

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
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
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
効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鎖
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
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
所驚耳如貫休富貴曲云刻成箏柱鴈相
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
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
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

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挺蹂極工而
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
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
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
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
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
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
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
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採後
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為對

又彼岵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岵者
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
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史卦君子以施
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
乃以則字爲明字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
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
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
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
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
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
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

夫左右无不能止魚麗于罟鯿鯉君子有
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
无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
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旣臧
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
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
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
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御然如
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旣見君子庶幾
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
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

恐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爲人所知若字字是皆无瑕可指語音亦揆麗但細論无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无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折揚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

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彋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彋爲義也王聖美爲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旣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

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據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據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豕也

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雲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

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爲詳密其叙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却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

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峯晴色墮欄竿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荆公

始為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例而為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第十四

夢溪筆談卷第十五

藝文二

沈括存中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輦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

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降龐
尾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
字橫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清
當商之清剛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
傍茫是也幫宮濁清滂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
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滂傍博是也幫宮清
宮清之上傍宮清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
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肯止有兩字疎
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
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
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
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

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
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
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沉入別等謂之類
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
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
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久乃端字中
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
其歸精字故精微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
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二等韻
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
平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
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而渡之

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厯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併字金字及之類是也攝字臍音如歆字臍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羅拖婆茶沙縛哆也瑟吒合迦娑麼加他社

鎖呼拖

此前一

拖輕呼

奢佉合

娑多合

壤

曷攤多

合

娑

聲上

車娑麼

合

綏伽

聲吒拏娑

頗

合

娑迦

合

也娑

合

室者

合

佉陀為法不

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

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

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

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

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
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
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
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
蹉對蹉音千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
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
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
陪遊馭娑騁纖霄於結風長樂駕鴛奏後
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宮之
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

為傍犯如九歌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
椒漿當曰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
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
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
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
鷄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
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
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
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
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
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
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

備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
昫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
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
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高嶺採芝仙
清談亶亶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
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
文蔚天窓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
兩瓦馱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
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開儻許疑函谷

之九封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
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
狀其景李益詩曰鶴雀樓西百尺墻汀洲
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流水魏國山河
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
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日非春亦自傷王
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
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饗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
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

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携之
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
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
于此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
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
无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
攸啓載驟軫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
濟濟亦旣負宸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
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
明德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燾夕儼葆挽
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
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
生痺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束音刺
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
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
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
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睨曰
建業開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
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
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爲徹膳
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

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爲樞密副使
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
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
潛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
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
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
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
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
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
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
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

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
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夢溪筆談卷第十五

安溪筆談卷第十六

藝文三

沈括存中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
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
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
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
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
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
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
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
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疑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疑後貴乃嫁
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疑所
爲也疑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
獄香奩羸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
香奩羸金二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議
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實
之此疑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
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
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
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
州山最爲警句向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

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
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
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
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
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
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
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曰南
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
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陝中

夢溪筆談卷第十七

書畫

沈括存中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手模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

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
求古人筆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
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
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
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
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
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
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
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遠
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

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
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
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
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
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
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
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
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爲識畫也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
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
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
人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
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
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
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
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
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
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
詩云中序擘騷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
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
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
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

他曲皆無如撥儷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
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
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尺此
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
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
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
別故名輩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
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
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
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
遂亦不法此庸人齷跡非可與論理也又

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椽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古文己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為王或左或右則為己僧肇曰會萬物為一己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

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
窳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
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
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
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綰素訖倚之敗
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
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
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
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
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
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
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
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
字書吳字本從口從夨音非天字也此固
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
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名東方
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
束韜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
如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
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卯音醜從金
如桺駟畱皆從卯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
從貝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
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為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詥光上人詩亦墨跡也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蝸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蝸匾之法非

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眾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麓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為准自然勻均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

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嚴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

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囟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爲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小大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

從金唵即取上齊釳則取下齊如從未從
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
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
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
之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
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
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
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
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壙

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佑中紳之子高安
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

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
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
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
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
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
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鉉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為一時
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葬
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
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廊迎佛舍利
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
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恣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夢溪筆談卷第十七

夢溪筆談卷第十八

技藝

沈括存中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

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椽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椽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椽桶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荷輦曰前條又次曰前會後三

人曰後脇又後曰後條末後曰後竿輦前
竿平時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謂之裏術裏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筭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筭數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鰲臚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筭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

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
 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
 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
 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
 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
 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
 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
 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
 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
 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
 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
 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

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縱令積罌最上死
行各十二行當十一行罌相次先以芻童法求之
率至十二當十一行罌相次先以芻童法求之
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
之得之二十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
上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
二併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
千餘十以高乘之則一百一十二併入上行
者三為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
九此為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
求見合角不盡
益出羨積也
 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拆之須使會
 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拆之其失有
 及三倍者予別無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
 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
 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

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
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
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
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十步
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為服
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
四步為勾倍之為所割直徑八退上一割之數
四步自乘為四除今圓徑為八已足盈數凡無可
二尺用以圓徑除今直徑為八已足盈數凡無可
除徑用四尺加入直徑為十已足盈數凡無可
圓徑入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
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
也除之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
漫志于此

虞融或謂之感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其
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

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雖
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子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體

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
四者寒暑力一五者絃聲清實六者一張
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
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乳
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
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
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
節短則和而虛虛謂無力過節長則健而柱
柱謂挽過咳則木強而木弱則虛
謂把指禪木長則柱短則虛
節得中則

和而有力仍絃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畧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

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

局古法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兆為穠穠為家以萬為億萬億為兆兆為萬為按今但以算家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

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名可記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數五十字

二最下萬字是藥局第二是萬局第五是萬局第八是萬局第九是萬局第十是萬局第十一是萬局第十二是萬局第十三是萬局第十四是萬局第十五是萬局第十六是萬局第十七是萬局第十八是萬局第十九是萬局第二十是萬局第二十一是萬局第二十二是萬局第二十三是萬局第二十四是萬局第二十五是萬局第二十六是萬局第二十七是萬局第二十八是萬局第二十九是萬局第三十是萬局第三十一是萬局第三十二是萬局第三十三是萬局第三十四是萬局第三十五是萬局第三十六是萬局第三十七是萬局第三十八是萬局第三十九是萬局第四十是萬局第四十一是萬局第四十二是萬局第四十三是萬局第四十四是萬局第四十五是萬局第四十六是萬局第四十七是萬局第四十八是萬局第四十九是萬局第五十是萬局第五十一是萬局第五十二是萬局第五十三是萬局第五十四是萬局第五十五是萬局第五十六是萬局第五十七是萬局第五十八是萬局第五十九是萬局第六十是萬局第六十一是萬局第六十二是萬局第六十三是萬局第六十四是萬局第六十五是萬局第六十六是萬局第六十七是萬局第六十八是萬局第六十九是萬局第七十是萬局第七十一是萬局第七十二是萬局第七十三是萬局第七十四是萬局第七十五是萬局第七十六是萬局第七十七是萬局第七十八是萬局第七十九是萬局第八十是萬局第八十一是萬局第八十二是萬局第八十三是萬局第八十四是萬局第八十五是萬局第八十六是萬局第八十七是萬局第八十八是萬局第八十九是萬局第九十是萬局第九十一是萬局第九十二是萬局第九十三是萬局第九十四是萬局第九十五是萬局第九十六是萬局第九十七是萬局第九十八是萬局第九十九是萬局第一百是萬局第一百零一是萬局第一百零二

可變三局白一黑一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

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

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為法

九路得一千四百六十二百二凡加一行即

以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

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

千八百二十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四此是兩行凡三十八路變得此數也

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為上

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

亦得上數有數法可求唯此法最徑捷五只

次乘便盡三路千變萬化不出此數棊之局盡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以蹴鞠為勞求相

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棊之戲予觀彈棊絕

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

唐薛嵩好蹴鞠劉綱勸止之曰為樂甚眾

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懽此亦擊鞠唐書誤

述為蹴鞠彈棊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盡

唐人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

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

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

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

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

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

椰子厚叙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

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跡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為子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淮南人衛朴精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筭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

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眾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用筭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大曆悉是筭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筭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筭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筭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曆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
千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
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
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
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闢
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乩必定以
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
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
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
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

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
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
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
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
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
上輕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
柰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貽以金釵問
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
便貫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
蓋釘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聯如胫篋人履
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醫之為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术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术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温

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况方書仍多偽雜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

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子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又子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索齒否子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措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製失其舊跡須當橫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歎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惛惛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



原件短缺

缺1~2

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
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今肝氣衰則脾少
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
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
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
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夢溪筆談卷第十八

朝廷宮室方圓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
西邊

古劍有沉盧魚腸之名沉音湛沉盧謂其湛湛
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為刃柔鉄為莖幹
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
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劍
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脇視見
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

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
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額者
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

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
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今肝氣衰則脾少
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
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
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
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夢溪筆談卷第十八

朝廷宮室方圓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
西邊

古劍有沉盧魚腸之名沉音湛沉盧謂其湛湛
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為刃柔鉄為莖幹
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
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劍
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脇視見
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

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
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類
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

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寬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搥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寬也

熙寧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偽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世有透光鑑鑑皆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

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為小短。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准其高下。正用筭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徃省括。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

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或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要。在機牙。其言隱晦難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三連為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的。參連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術也。三經三緯。則設之於棚。以誌其高下。左右耳。予嘗設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七八。設度于機。定加密矣。

子於關中得一銅匣。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蘭注水。匝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青堂茅善鍛甲鐵色青黑瑩徹可鑿毛髮以作
皮爲網旅之柔薄而韌鎮戎軍有一鉄甲
匱藏之相傳以爲寶器韓魏公帥涇原嘗
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
有一矢貫札乃是中其鑽空爲鑽空
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
厚不用火今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
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瘕子歎以
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
甲今人多於甲札之背隱起僞爲瘕子雖
置瘕子但元非精鐵或以火鍛爲之皆無
補於用徒爲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宮石
渠石下得折玉釵刻爲鳳首已皆破欽然
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爲也鄭愚津陽門詩
曰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綉非
虛語也予又嘗過金陵人有發朝陵寢
得古物甚多予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
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
繞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
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
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
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

海今令文中謂之闐八吳人謂之鼉頂唯
宮室祠觀爲之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罷
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
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陣者

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 御自唐至今
凡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
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枉水其上而
不搖慶曆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
之乘之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
輅尤極工巧未經進 御方陳于大庭車
屋適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

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
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纜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火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只有一竅如椀

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為之傳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碁試數白黑碁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碁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

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
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
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
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
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
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
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說傳聞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
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
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縑縷贈允藥
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措
上齒數措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

何為以黑漆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
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
亦隱然有生者余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
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
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
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
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
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
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
當國子為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
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
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

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漵既服其
月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
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
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
異子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
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
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床榻摘然有
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咸
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
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
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

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
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
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
荷花仍各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
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
佛甚篤因有此異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

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
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
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君仗耳主典者
以潔器薦之蛇伏其船乘便風日棹數百

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
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
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
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 詔子
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
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
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
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
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
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
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
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

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
為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幡
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
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
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
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
廬舍為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
所致至今廬藏子屢見之形類色理都如
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

火自窓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窓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歎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知道者苟求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

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頗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室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殊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

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冑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

州金山有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徑遷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蒂芥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歛高郵崔伯易

爲墓誌略叙其事子

子長歲知之甚

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謂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即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元非先後此理宛然熟觀之可論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遷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即非前知吳僧文捷戒律精苦竒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文通嘗學誦揭帝呪都未有人知捷一

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齊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遇云受命與同公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遠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

徧別骨肉。夜無病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涌立。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速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即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餅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虫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子愛之。持以見歸子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

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網縲鞏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曰。感經像之。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為嚴麗。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

相奉然公自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
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
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
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
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抗益晚年有瘡發于
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
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
送我至康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康頭
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
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
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
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

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
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
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
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
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為之
築廟于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帝南康
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
僧正因遊温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
瑞慶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
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
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

里年齒皆不蒼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
道親曰今 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
有疾汝可持吾藥獻 天子此藥人臣不
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
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
壽丹也歛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
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脩
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與之道
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
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
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
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

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為雷電驅逐惶
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
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為狂人不受其
獻明日因對奏知 上急使人追尋付內
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 先帝果不
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
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蕩山求訪老人
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 先帝尋
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
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
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門

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餅封鑄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康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康維持獻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鍛金升云其法為爐竈使人隔牆鼓鞴蓋不

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為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為一餅每餅輻解鑿為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上坊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置藏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一

沈括存中

異事 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
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
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
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
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絹縠自西望東則見
蓋反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鑠都無所
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

又復見之

孫彥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

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於卧内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異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爲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槨皆朽

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髓骨大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衝牙長僅盈尺皆爲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後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爲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閤門使夏元象時爲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爲予言之甚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予於譙毫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畧無鐸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鐸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

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不測

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揚鴉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榜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踈類柏葉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縮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斫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起挑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

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搵之其物在扇中澠漾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言予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予在中書樞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誑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完肉又呪之則熟食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

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
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
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
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
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
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涅之所化手痕
正如握涅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
發土多得金麟趾象褭中空四傍皆
有文刻極工巧象褭作團餅四邊無模範
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
柿子金趙飛鸞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哀
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

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艷非他金可
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切
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說
麟趾象褭乃婁敬所為藥金方家謂之婁
金和藥最良漢書註亦云異於他金子在
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
予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
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
之以為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
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
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

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
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
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
餘名綸與先君有舊子與其子弟遊見其
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
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
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
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
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
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鞭而登如履繒絮
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
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

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
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
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
無所不能棊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
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竒疾者呂縉叔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
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
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
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
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
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
飽餘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恥之

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
稱飢不已日食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
如故京兆醴泉二簿蔡繩子友人也亦得
飢疾每飢立須啖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
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齧啖繩有
美行博學有文為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
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
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甌社湖又後乃在新
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
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
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

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
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
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
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
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
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
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
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
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

登州巨嶧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
石皆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
以為常莫知所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
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
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
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
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
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
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
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
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
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聲甚詳此不具
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

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
見大畧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
得竹笋一林凡數百莖根榦相連悉化爲
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歆進呈
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
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
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
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
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
之物持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

蛇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撲之
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
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
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嘗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
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
映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
上有兩三竅以細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
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子或云昔人所煉丹
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
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
出市見鬻拄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
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
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
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
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者已不見卒未有
以自明者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
乃遁隨州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
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值之因緣及
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文趾馱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
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

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
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未有以質之
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
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
蝦蟆于平津門外註云天祿獸名今鄧州
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
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
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
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
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
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
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

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
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
纖跡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
如絃關中种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
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
則舒屈無方盖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鉄能
爲也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
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
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
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綠遽有

緋衣不數月

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後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子爲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

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廢宅毀爲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其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鋸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鼃黿其爲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鈎於大豕之身後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

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都中數日方死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此物即虎頭鯊也能變虎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佗異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廬

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置第之直斫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畧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
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
之予亦自兩見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
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
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
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
花如海棠萱草葦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
具氣象生下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
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茨悉
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
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

預告邪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一

